建道學刊 **54 (2020): 71-103**

香港五旬節會
——土生土長自立教會的華洋關係
（1907-1926）[1]

戴觀豪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　引言

1907 年，莫禮智創立「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1910 年改名為「香港五旬節會」（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該會是中華地區首間五旬節派教會。[2] 該會演化成現今的「港九五旬節會」（Pentecostal Mission, Hong Kong and Kowloon）和「九龍五旬節會」

---

[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王曉靜博士曾對本文提出建議，謹此致謝。之後，本文發表於「第11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華人教會與普世基督教』」（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主辦，2019年6月14至15日）。研討會後，本文有所修訂。

[2] Allan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1, no.1 (January 2007): 12.

（Kowloon Pentecostal Church）兩個系統。兩個系統均認為教會開初就實踐自治、自養、自傳的精神理念。[3]

安德森（Allan Anderson）提出，1913 年，莫禮智與美國傳教士關係破裂，香港五旬節會似乎成為自立華人教會。[4] 但是，探討「華人自立五旬節派教會」的時候，其「定義」是「西方神學思想」與「中國排外情緒」，所以真耶穌教會和耶穌家庭是兩大個案。[5] 這類觀點之下，莫禮智領導的香港五旬節會，並非華人自立五旬節派教會的重要個案；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著名佈道家等，則成為了中國五旬節派的研究焦點。[6]

陳明麗認為「對於中國的五旬宗發展，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具有五旬節色彩的獨立組織，五旬宗傳教士的角色在這段歷史中缺失。」[7] 她又認為香港五旬節會與五旬節傳教士關係密切。[8] 然而，她未有理解香港五旬節會為華人自立教會，華人基督徒與西方傳教士變得毫無分別。這類觀點之下，莫禮智是「傳教士先聲」（Missionary

---

[3] 宋常康：〈港九五旬節會歷史〉，《港九五旬節會一百週年紀念特刊（1907-2007）》（香港：港九五旬節會，2009?），頁4；徐傳宣：〈五旬節信仰與本會的建立〉，《九龍五旬節會家訊》第15期（1982年11月7日），頁6。

[4] Allan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The Missionary Natur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7), 121.

[5]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136-38; Allan Anderson,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Missionary Movement: A Historical Review," in *Pentecostal Mission and Global Christianity*, ed. Wensum Ma, Veli-Matti Kärkkäinen, and J. Kwabena Asamoah-Gyadu (Oxford, U.K.: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4), 18.

[6] 連曦著，何開松、雷阿勇譯：《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1）。

[7] 陳明麗：〈逆流而行——20 世紀初中國處境中的五旬宗傳教士〉，《宗教學研究》第 3 期（2015），頁 216。

[8] 陳明麗：〈香港五旬節會的建立與初期發展：以《五旬節真理報》為參考〉，陶飛亞、賴品超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六屆國際青年學者研討會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6），頁 241。

Progenitors）之一，[9] 香港五旬節會是「中外『使徒信心』團體」（Sino-foreign "apostolic faith" community）；[10] 該會失去自立教會的地位。

葉先秦指出香港五旬節會「同時被自立運動和五旬節運動研究忽略，前者可謂完全沒有提及該會的存在；後者則是低估其自立程度」，又認為該會比真耶穌教會「明顯更適於作為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範型。」[11] 他質疑安德森的說法，認為該會在 1913 年前已是自立教會，因為該會在 1910 年已首次表明「尋求教會自立的意向，但未說明原委。」[12] 可是，自立宣言明顯提及「外國我國」、「西人華人」之類字眼，反映很可能關乎該會與西方傳教士的關係。

區可茵認為該會是香港首間本土五旬節教會，聯繫了西方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東方與西方五旬節運動、精英階層與社會基層。[13] 近來，她指出該會早期歷史的兩階段：從「華洋合作」到「完全自立」。[14] 雖然她劃分了「合作」與「自立」兩階段，但是她也指出： 1. 合作時期，該會亦有華洋衝突；[15] 2. 自立時期，該會並不排外，而且仍然歡迎華洋

---

[9] Daniel H.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ed. Steven Kapl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8-29.

[10] Daniel Bays,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Pentecostal Currents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ed. Edith L. Blumhofer, Russell P. Spittler and Grant A. Wack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54-55.

[11] 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港九五旬節會〉，「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青年學者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2018 年 12 月 5 至 9 日），頁 14。

[12] 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港九五旬節會〉，頁 5。

[13] Connie Au, "Elitism and Poverty: Early Pentecostalism in Hong Kong (1907-1945)," in *Global Chine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ed. Fenggang Yang, Joy K. C. Tong, Allan H. Anderson (Leiden and London: Brill, 2017), 86-87.

[14] Connie 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an Early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1907-1930)," in *Asia Pacific Pentecostalism*, ed. Denise A. Austin, Jacqueline Grey, Paul W. Lewis (Boston: Brill, 2019), 85.

[15] 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88-89.

合作。[16] 她留意到該會是華人自立，也注意到當中的華洋合作與衝突。不過，她較偏重合作一面。

本文提出，香港五旬節會的華洋關係，既有合作，也有衝突，而且往往糾結於彼此合作與劃清界線之間，甚為複雜；華洋關係游走不定，又關乎該會華人自立的治會理念和華洋合作的具體形式。王曉靜指出「教會自立與教會合一」是「20 世紀中國教會發展的兩條主線」，而且「教會自立是中國教會合一訴求產生的原動力。」[17] 香港五旬節會也置身於教會自立的歷史洪流。邢福增認為「在自立運動上，探討民國時期傳教士與中國信徒領袖的關係，特別是他們在自治、自養上的矛盾，必須繼續作更深入的研究。」[18] 當然，此類研究也宜包括晚清時代的教會自立。狄德滿（R. G. Tiedemann）也指出，五旬節傳教事業的相關研究，仍未細察外國傳教士與本土基督徒的關係。[19] 職是之故，本文以香港五旬節會為研究個案，聚焦於該會創立後首二十年，即莫禮智領導該會的時期（1907-1926），探討該會複雜的華洋關係。

二 背景：教會自立運動與五旬節運動

探討香港五旬節會的成立與發展，不能忽略當時的中國教會自立運動。早於十九世紀後期，中國教會已有自立的例子。1862 年，長老會傳教士打馬字（John V. N. Talmage）和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成立「漳泉大會」，並透過屬下的兩所堂會自聘自養華人牧師，開展該會自

---

[16] 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104.

[17] 王曉靜：〈「實現一個純全中國本色化和合而為一的教會」：誠靜怡與中華基督教會〉，*Ching Feng* 13 (2014)，頁 82、85。

[18] 邢福增：〈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教會史研究〉，收氏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頁 291。

[19] R. G.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JPS* 14, no.1 (2011): 140.

立，稍後又規定轄下堂會必須具備自聘自養牧師，透過自養達致自立。[20] 1873 年，陳夢南得廣州本地教徒和美洲華僑的資助，自行租屋宣教，次年成立「粵東廣肇華人宣道會」，是華人自辦教會的先河。[21] 根據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引用的資料，1877 年，全國共有 18 間完全自立的教會，243 間部分自立的教會；及至 1893 年，全國共有 137 間完全自立的教會，490 間部分自立的教會。[22] 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基督教領導層明白到擺脫外國控制的需要。1902 年，謝洪賚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中國基督徒會」；1903 年，又創辦季刊《中國基督徒報》，倡導自立精神。[23] 1906 年，「中國基督徒會」組織者之一的俞國楨牧師，宣布在上海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會」，[24] 該會「具有愛國愛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25] 之後各地均有教會加入此自立教會，至 1920 年，該會已有 189 所教堂，萬餘信徒。[26]

中國教會開始自立的同時，香港教會也有自立舉措。香港倫敦會，有堂會的華人信徒意欲自立，開始使用「華人自理會」的名稱，自行負責傳道人薪金，又購置房子，成立上環福音堂。1884 年，此堂會禮聘王煜初牧師，主持會務；1888 年，自建會堂宣告啟用，就是「道濟會堂」，

---

[20] 李金強：〈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以「香港浸信教會」為個案之研究〉，收氏著：《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頁183。

[21] 沈以藩、曹聖潔：〈中國基督教的自立運動〉，《社會科學》（上海）第3期（1982），頁 57。

[22] 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著，雷立柏、靜也、瞿旭彤、成靜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13），頁 362，注腳 19；沈以藩、曹聖潔：〈中國基督教的自立運動〉，頁 57。

[23] 連曦：《浴火得救》，頁 15；趙天恩著，林杏音、陳韻珊編譯：《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1919-1927）：基督教會對現代中國反基督教運動的回應》（新北：橄欖，2019），頁 107。

[24] 連曦：《浴火得救》，頁 15。

[25] 張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歷史考察〉，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2004），頁 144。

[26] 張化：〈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述評〉，《史林》第 1 期（1998），頁 58 ～ 59。

可謂是香港教會自立運動的起始。[27] 1896 年，溫清溪、黃瑞堂、宋梓榮等美部會信徒，自租房屋，設立教堂，敬請美國人喜嘉理牧師（Charles R. Hager）主持教務；後來會友眾多，集資購地，倡議建堂，1901 年落成，取名「美華自理會」（後來改稱「公理堂」）。[28] 後來接受五旬節信仰的莫禮智和宋鼎文，正是美華自理會的成員，參與購地建堂，莫禮智更是該會執事兼主日學總理。後來，該會華人信徒與喜嘉理、美部會總會爆發衝突，因為購地以總會名義立契，華人信徒希望總會讓回產權，遭到拒絕。[29] 莫禮智、宋鼎文在內的華人信徒非常失望，宋鼎文更因而離開教會，教會聚會人數三年間下跌四成。[30] 公理堂的黎汝豪談此往事，說：「如有欲求教會之建設，而與差會或別部有界限未清者，千萬小心留意。」[31] 後來創立香港五旬節會的莫禮智，不單有自立經驗，更加有衝突經驗，他不會忽略華洋關係的界線。

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之外，香港五旬節會的成立與發展，也離不開五旬節運動，該會自始強調五旬節信仰。二十世紀初，五旬節運動興起，掀起新一輪全球傳教熱誠。安德森挑戰「亞蘇撒街神話」，認為五旬節運動的起源是複雜多樣、多元分散（complex and varied, polycentric and diffused）。[32] 討論全球五旬節運動的起源，他認為必須注意： 1. 威爾斯復興（the Welsh Revival, 1904-1905）、印度各處的復興（the revivals in

---

[27] 王誌信：《道濟會堂史》（香港：文藝，2018），頁9～16；李金強：〈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頁191。

[28] 宋梓榮：〈美華自理公會緣起〉，《徵信錄》（香港：美華自理會，1900?），頁 1；黎汝豪：〈香港公理堂開基五十週年紀念史略〉，《中華基督教香港公理堂五十週年紀念錄（由 1883 至 1933 年）（再版）》（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1973），頁 18。

[29] 黎汝豪：〈香港公理堂開基五十週年紀念史略〉，頁 19。

[30] T. M. Sung, "The Story of My Conversion: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29, no. 9 (June 1938): 14；宋鼎文：〈蒙恩的回憶〉，《基督教香港五旬節會五十週年紀念感恩特刊（1907-1957）》（香港：香港五旬節會，1958?），頁 20；宋常康：〈港九五旬節會歷史〉，頁 5；Au, "Elitism and Poverty, " 70。

[31] 黎汝豪：〈香港公理堂開基五十週年紀念史略〉，頁 19。

[32] Allan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entecostalism and its Global Sprea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22, no.3 (July 2005): 179-80, 184.

North-East and Central India, 1905-1907），以及亞蘇撒街復興（the Azusa Street revival in the USA, 1906-1909），是一系列復興的一部分；2. 舊有傳教士網絡，是五旬節運動得以全球傳播的基礎；3. 各地五旬節報刊，不單傳播五旬節信仰於世界各地，也是早期五旬節信仰薈萃文化（meta-culture）的基礎；4. 早期五旬節運動，是新傳教運動（a new missionary movement）形成階段的一部分。[33] 他承認亞蘇撒街復興的貢獻，尤其在北美的地位，[34] 但他希望突破「美國視角」的局限，指出五旬節運動不單有美國傳教士，也有西方世界以外的重要先驅。[35] 況且，早期美國五旬節傳教士相信自己領受了聖靈施洗（Spirit baptism），並說出世界各地的語言，他們自信可以據此傳教，直到地極；[36] 但他們既不懂當地語言，亦缺乏機構支持，一些傳教士無法應對生活困境與文化差異，只好馬上回國。[37] 宣教地的五旬節信徒，更大機會發揮影響力。

莫禮智接受五旬節信仰，就是源於這類語言不通、缺乏支援的五旬節傳教士。1906 年，卡殊威爾（G. B. Cashwell）到訪西蒙（William Joseph Seymour）領導的亞蘇撒街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得着五旬節經驗；之後在北卡羅來納州鄧市（Dunn）舉辦復興特會，麥堅道（Thomas James McIntosh）也來參加。麥堅道剛受北卡羅來納州的五旬節聖潔會（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N. C.）按立為牧師，在特會中他得着聖靈施洗、說出方言；他自信能說華語，決定遠赴中國傳教。1907 年 8 月 7 日，麥堅道夫婦抵達澳門，是最早來華的五旬

[33] Anderson,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Missionary Movement," 14.

[34]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entecostalism and its Global Sprea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80.

[35]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5-9.*

[36]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 53.*

[37]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10.

節傳教士。[38] 1906年，燃燒荊棘傳道會（Burning Bush）的嘉活力（Alfred G. Garr），奉命到洛杉磯處理會務。他受亞蘇撒街復興吸引，甚至關閉自己領導的堂會，號召會眾轉投西蒙的教會。其後，嘉活力與妻子嘉莉蓮（Lillian Garr，音譯）均領受聖靈施洗、說出方言；嘉活力自信能說孟加拉語（Bengali）、嘉莉蓮自信能說華語，兩人決定遠赴印度傳教。[39] 離開美國之前，他們在丹維爾（Danville, Virginia）遇到傳教士佩恩（Arthur Payne，音譯）。佩恩正在休假，從印度返回美國；他懂得印地語（Hindi），但完全聽不懂嘉活力所說的「孟加拉語」。[40] 嘉活力夫婦不為所動，但赴印途中，很可能已有心理準備，自己不懂當地語言。[41] 12月，他們抵達加爾各爾（Calcutta），確定不懂當地語言後，調整立場，

---

[38] T. J. McIntosh, "Bro. McIntoshi's Lette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 (1 October 1907): 2；"A Plea for Charity and Forbearance,"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1 (1 April 1908): 2；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the First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Cyber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 12 (2003) <http://www.pctii.org/cyberj/cyberj12/woods.html> (assessed 17 February 2019)；Vinson Synan, *Old Time Power: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Franklin Springs, Georgia: LifeSprings, 1998), 97-99；Joseph E. Campbell,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1898-1948* (Eugne, OR: Wipf and Stock, 2016), 240, 344；法蘭克鄧士道（Frank G. Tunstall）著，巫珮怡譯：《從一本到萬族：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百年宣教史》（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法團，2007），頁12～13、45～46；葉先秦：〈五旬節運動入華初期史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64期（2016年4月），頁21。

[39] "Good News from Danville, Va.," *The Apostolic Fait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 no. 1 (September 1906): 4；Steve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The Life of Alfred Garr* (Wilkesboro, NC: MorningStar Publications, 2003), 57-63；賴瑞．馬汀（Larry Martin）著，劉如菁譯：《艾蘇街之火：威廉．西蒙的一生與事奉》（台北：天恩，2009），頁 159、228 ～ 229；葉先秦：〈五旬節運動入華初期史略〉，頁 22。

[40]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77; Gary B. McGee, "The Calcutta Revival of 1907 and the Reformulation of Charles F. Parham's 'Bible Evidence' Doctrine," *AJPS* 6, no.1 (2003): 124, footnote 5.

[41] J. Gordon Melton, "Pentecostalism Comes to China: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Chinese Version of Christianity," in *Global Chine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ed. Fenggang Yang, Joy K. C. Tong, Allan H. Anderson (Leiden and London: Brill, 2017), 48.

認為方言是造就個人而非傳教語言。[42] 他們接觸當地傳教士，宣揚五旬節信仰，並得到一些傳教士接納。不久，他們離開印度，前往香港。[43] 卡維里（Veli-Matti Kärkkäinen）指出，早期五旬節傳教士缺乏穩定支持，事工往住實踐「本色教會原則」（indigenous church principle）。[44] 莫禮智最早接觸的五旬節傳教士，全都沒有差會穩定支持，這有利他實踐自立精神。

三　草創：使徒信心會

1907 年 10 月 8 日，嘉活力夫婦，攜同女兒維珍利亞（Virginia Garr，音譯）及保姆加德納（Maria Gardner，音譯），抵達香港。三日後，兩名女傳教士，羅依薇（E. May Law）和士必曼（Rose Pittman）也來到香港。與此同時，身居澳門的麥堅道，10 月已前往香港探訪嘉活力。[45] 當時，美華自理會的喜嘉理牧師與華人信徒，正因堂會產權而衝突，喜嘉理有意暫時不在該會講道，並同意嘉活力借用該會堂。[46] 因此，嘉活力抵港後兩天，就假座美華自理會，連日舉辦復興特會，宣講五旬節信息，包括認罪悔改，罪得赦免，聖靈施洗等；嘉活力不懂華語，故

---

[42] A. G. Garr, "Special Supplement to 'Confidence': Tongues in the Foreign Field, Interesting Letter (A Letter from Bro. Garr)," *Confidence* 2 (May 1908): S1-S3; Gary B. McGee, "The Calcutta Revival of 1907 and the Reformulation of Charles F. Parham's 'Bible Evidence' Doctrine," 126, 136-41.

[43]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82-90.

[44] Veli-Matti Kärkkäinen, "The Pentecostal Understanding of Mission," in *Pentecostal Mission and Global Christianity*, ed. Wonsuk Ma, Veli-Matti Kärkkäinen, and J. Kwabena Asamoah-Gyadu (Oxford, U.K.: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4), 28.

[45]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3 (1 December 1907): 1；Rose Pittman Downing,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His Wonders to Perform" (Unpublished typescript, n.d.), 11；Melton, "Pentecostalism Comes to China," 47；法蘭克鄧士道：《從一本到萬族》，頁 47；葉先秦：〈五旬節運動入華初期史略〉，頁 21 ～ 22。

[46] Rose Pittman Downing,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His Wonders to Perform," 11.

聘用該會的莫禮智執事為翻譯員。[47] 復興特會吸引四百至七百名中國人參與，[48] 教堂「竟至擠擁異常，幾無立足之地」，[49] 當中也有英國人、美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印度人。[50] 11 月 9 日，少女黃素貞出席特會後，在家得着聖靈施洗，是香港的第一人。之後，莫禮智、宋鼎文及黃節基（宋鼎文妻子），也在 11 月 10 日，11 月 15 日，隨後一星期，陸續得着聖靈施洗。[51] 五旬節特會震動了香港九大公會，有人起來反對五旬節信仰。[52] 根據一些信徒見證，美華自理會不接納五旬節信仰，而且謠言四起，指責嘉活力用催眠術，蠱惑人心。[53] 聖誕節前數日，美華自理會以佈置慶祝為由，不再借出會堂。莫禮智辦有樂羣書塾，位於該會堂三樓，他獻議在此繼續五旬節聚會，並建立小教會，初名「使徒信心會」，是「香港五旬節會」創辦的起始。[54]

梅爾敦（J. Gordon Melton，音譯）認為莫禮智挽救了嘉活力的事工。[55] 裴士丹（Daniel Bays）則引述喜嘉理在 1908 年初撰寫的年報，喜

---

[47] 徐傳宣：〈五旬節信仰與本會的建立〉，頁5；Au, "Elitism and Poverty," 68；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3。

[48]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Letter to Saints of God Everywhere (with P. S.)"，《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4。

[49] 〈論人有聖神與得聖神施洗之不同〉，《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13 期（1909 年 1 月），頁 2。

[50] William A. Ward, *The Trailblazer: Dr. A. G. Garr* (Unpublished typescript, n.d.[1954?]), 16.

[51] 宋鼎文：〈蒙恩的回憶〉，頁 19。

[52] 李黃素貞：〈主旨意與我〉，《基督教香港五旬節會五十週年紀念感恩特刊》，頁 29。

[53] 陳汀蘭：〈基督女徒陳汀蘭証書來稿〉，《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1；陳少徽：〈宗主姊妹陳少徽證言〉，《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2；溫季貞：〈得救之日上帝賜我異常喜樂〉，《五旬節真理報》第 36 期（1914 年 1 月），頁 2；〈將我全軀再為製造〉，《五旬節真理報》第 36 期（1914 年 1 月），頁 2。

[54]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Brother McIntosh,"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1 (1 April 1908): 1；A. G. and Lillian Garr, "Letter to the Saints of God Everywhere (with P. S.)", 4；宋鼎文：〈本會成立與經過〉，《基督教香港五旬節會五十週年紀念感恩特刊》，頁 19；徐傳宣：〈五旬節信仰與本會的建立〉，頁 6；Au, "Elitism and Poverty," 70-71；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3。

[55] Melton, "Pentecostalism Comes to China," 52.

嘉理指新教會「完全由華人控制」；裴士丹因而直言，莫禮智領導離開美部會的信徒，並成為新教會的領袖；主持會務者是莫禮智等華人，而非不懂華語的嘉活力等美國人。[56] 湯普森（Steve Thompson，音譯）的著作，載有一張攝於 1907 年的相片，呈現香港五旬節會的最早期成員。從背景可見，該相片很可能拍攝於美華自理會所在的樓梯街。六名外國人之外，共有四十名華人（成人與小孩）。嘉活力、嘉莉蓮、加德納、羅依薇和士必曼均站於相片的左邊，而維珍利亞則站在第一排的左三，在小孩當中。莫禮智站於第二排的中間，明顯位於相片的中心位置；當時莫禮智有九名子女，所以第一二排的小孩，很可能大部分是他的子女。這張相片反映莫禮智在羣體的核心地位，他領導着草創的華人五旬節信仰羣體。[57] 其實，莫禮智同時是香港社會精英和教會華人領袖。他是第二代基督徒，自小從父親莫惠錦學得基督教教理。他畢業於中環書院（皇仁書院），曾擔任天文台書記、警署通譯、華民政務司署總翻譯，是港英政府培育的華人精英。後來，他自設樂羣書塾，教授英文，曾有學生過百人，年收入四千至五千元（mex. dollar）。此外，莫禮智熱心教會事務，曾是培道書室（基督教青年會）義務書記，又是美華自理會的執事兼主日學總理，是該會自立的參與者之一。[58]

況且，嘉活力並無具體事工計劃，其工作性質屬於「巡迴傳道事工」（itinerating ministries）。[59] 湯普森認為嘉活力偏向開拓（pioneering）

---

[56] Bays,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54, 65, footnote 17.

[57] 雖然安德森的著作，也載有此相片，但是標示的年份為「約 1910」，並不正確，因為加德納和維珍尼亞在 1908 年 3 月，已經去世。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90；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between 152 and 153。

[58] Mok Lai Chi, "From a Baptized Chinese,"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 no. 38 (15 May 1909): 2；Mok Lai Chi, "A Testimony"，《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9 期（1909 年 11 月），頁 4；Mok Lai Chi, "Victory Came Through Praise," *The Upper Room* 1, no. 6 (January 1910): 6；莫介光：〈來函照登〉，《神召會月刊》第 2 卷第 2 號（1927 年 5 月 1 日），頁 41；Au, "Elitism and Poverty," 65-67；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3，注 9。

[59]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53.

多於牧養（pastoring），他多次迅速離開自己的事工。[60] 嘉活力夫婦抵達印度後，在加爾各答、孟買、斯理蘭卡的可倫坡（Colombo, Sri Lanka）等地方巡迴傳道，而他們的首要宣講對象是當地傳教士。[61] 1907 年 4 月，西蒙的《使徒信心報》刊登他們的來信，嘉莉蓮說：「13 或 14 名傳教士和其他人員領受了五旬節經驗。」[62] 1907 年 9 月，該報再刊登他們來信：

> 接觸傳教士是放斧頭在樹根上，因為他們知曉印度的所有風俗及語言。傳教士都得着聖靈施洗是接觸萬民的唯一方法。眾傳教士因聽到這福音而讚美上帝，且領受聖靈的大澆灌……在加爾各答，一名傳教士在聚會中得着聖靈施洗，並返回她的中學，很短時間就使 54 名本地女孩領受聖靈施洗。[63]

嘉活力夫婦並無差會穩定支持，當然使他們常常財政困難，但同時使他們免於差會限制，他們可以四處宣講，甚至在印度不足一年，就改往香港。他們不懂當地語言，所以宣講對象必定是懂得英語的傳教士或當地信徒，期望他們領受聖靈施洗之後，再由他們傳播五旬節信仰。他們來到香港，也是沿用這種巡迴傳道的策略。1908 年 2 月 26 日，嘉活力連同柯安妮（Annie E. Kirby，音譯）和埃美寶（Mabel E. Evans，音譯）抵達廣州。[64] 換言之，嘉活力留在香港不足五個月。

1908 年，在港五旬節傳教士遭逢重創。1 月，嘉活力夫婦的次女約瑟芬（Josephine，音譯）在出生時夭折。3 月 20 日，保姆加德納死於天花。

---

[60]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15.

[61]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89-90.

[62] Lillian Garr, "In Calcutta, India," *The Apostolic Fait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 no. 7 (April 1907): 1.

[63]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The Work in India," *The Apostolic Fait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 no. 9 (June-September 1907): 1.

[64] Mrs. A. E. Kirby and Mabel E. Evans, "Letter from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3 (1 May 1908): 1; Annie E. Kirby, "Letter from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4 (15 May 1908): 1;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96.

21 日，小女孩維珍尼亞也死於天花。嘉莉蓮則病重在床。4 月，嘉活力夫婦離開香港，經日本返回美國。羅依薇和士必曼都感染天花，兩人被送到船上，接受隔離；直到復活節之後，他們康復，隔離完結，但無棲身處，只好暫住於莫禮智家中。[65] 至於身居澳門的麥堅道夫婦，4 月也離開澳門，並在 5 月 16 日抵達耶路撒冷。[66] 五旬節傳教士遭逢不幸，嘉活力與麥堅道又離開中國，莫禮智完全掌握香港五旬節信仰羣體的領導權。1910 年初，嘉活力等傳教士，明確指莫禮智是華人五旬節教會的「牧師」（pastor）、「領袖」（leader）和「首腦」（head）。[67]

創立使徒信心會之後，莫禮智開辦一些事工，包括《五旬節真理報》（*Pentecostal Truths*）、灣仔福音堂等。[68] 然而，莫禮智領導的五旬節教會，其實陷於困境。托德（S. C. Todd，音譯）屬聖潔派（Holiness），曾是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傳教士，在澳門遇上麥堅道，也參與過嘉活力的聚會；1908 年初，他發表文章批評五旬節信仰，抨擊麥堅道和嘉活力不懂當地語言。[69] 1908 年 1 月，《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形容五旬節教會擾亂香港宗教界：宣揚方言恩賜、抨擊其他傳教策略、崇拜異常情感激動；該文批評五旬節教會使華人信徒

---

[65] Annie E. Kirby, "Letter from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4 (15 May 1908): 1; Ward, *The Trailblazer*, 17-19; Downing,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His Wonders to Perform," 12-15;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96-98; Au, "Elitism and Poverty," 72.

[66]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Brother McIntosh,"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5 (1 June 1908): 4; T. J. McIntosh, "Brother McIntosh in Jerusalem – God's Wonderful Leading,"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7 (1 July 1908): 1; "Missionaries to Palestine," *The Apostolic Fait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 no. 13 (May 1908): 4;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

[67]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Brother Garr, in Hongkong," *The Upper Room* 1, no. 7 (February 1910): 6; Mrs. Bertha P. Dixon, "From Hong Kong," *The Upper Room* 1, no. 9 (April 1910): 5; Anna M. Deane,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9 (1 April 1910): 4.

[68] 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Au, "Elitism and Poverty," 74-76.

[69] S. C. Todd, "Some Sad Failures of Tongues in Mission Fields," *The Baptist Argues* (Louisville, KY.) (23 January 1908): 1-2; 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J. Gordon Melton, "Pentecostalism Comes to China," 52.

墮落，而非使異教信徒歸信。[70] 1908 年 1 月，嘉活力提及「沒有香港傳教士支持我們。」[71] 雖然五旬節聚會移師樂羣書塾，但 1908 年初，麥堅道已提及樂羣書塾的聚會「即將被拒」。[72] 1909 年 1 月，樂羣書塾與五旬節事工均遷往中環康樂道 56 號，[73] 書塾學生人數持續下跌，3 月只有十七人，10 月更僅餘十人，莫禮智的收入因而大減。[74] 莫禮智在〈得聖神施洗一週紀念感言〉中，說：「吾一生為主所受之逼害，之窘逐，之毀謗，之憎惡，固未有若是年之大者。」[75] 初生的香港華人五旬節教會，處於孤立與財困。

1908 年 1 月，莫禮智開始發行全中文的《五旬節真理報》，翻譯英語文章成為中文，向華人傳播五旬節信仰。[76] 1909 年 1 月，該報「增入半板英文」。[77] 這期的半版英文有兩大重點： 1. 題為〈麥言道先生所見異象〉的圖畫，此畫呈現一隻鴿子，叼着一份《五旬節真理報》，

---

[70]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39, no. 1 (January 1908): 59；Daniel Bays,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54；陳明麗：〈逆流而行〉，頁217。

[71]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Letter from Brother Gar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9 (1 March 1908), 4.

[72]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Brother McIntosh,"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1, no. 11 (1 April 1908): 1

[73] 〈本報廣告〉，《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13 期（1909 年 1 月），頁 1；〈遷移廣告〉，《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13 期（1909 年 1 月），頁 2。

[74] Mok Lai Chi, "From a Baptized Chinese,"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 no. 38 (15 May 1909): 2; Mok Lai Chi, "Victory Came Through Praise," *The Upper Room* 1, no. 6 (January 1910): 6.

[75] 莫禮智：〈得聖神施洗一週紀念感言〉，《五旬節真理報》第 1 冊第 11 期（1908 年 11 月），頁 2。

[76] McIntosh, "Letter from Brother McIntosh," 1；Mok Lai Chi, "Testimony"，《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9 期（1909 年 11 月），頁 4；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Au, "Elitism and Poverty," 74；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4-5。

[77] 〈本報廣告〉，《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13 期（1909 年 1 月），頁 1。

表達該報出版源於麥堅道的異象；[78] 2. 嘉活力的見證文，注明「1908年1月，嘉活力在港講述」，內容關乎他領受聖靈施洗和遠赴印度傳教的經歷。[79] 首次出現的英文版面，表達該報與兩名傳教士關係密切。之後，《五旬節真理報》最末頁（頁4）全版為英文，成為聯繫西方各五旬節派團體和領袖的媒介。[80] 1909年，莫禮智正身陷困境，他希望連繫海外五旬節信徒，宣傳在港事工，甚至尋求捐助。1909年5月15日，《新郎差使報》（*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刊登莫禮智來信，他說：「你寫於2月8日的信件和7.5元匯票，我昨天傍晚已收到」，又說：「我將會寄給你十多份《五旬節真理報》。」[81] 1909年3月，《五旬節真理報》刊登了題為〈新廣告〉的英文文章，說：「在這最後時刻，黑暗的中國需要工人作工。」[82] 言下之意，莫禮智呼籲傳教士來華相助。1910年，他更曾考慮前往美國，宣傳中國的福音需要。[83] 他爭取海外支援，既是為勢所迫，亦是普世合一思想使然：華洋信徒應當合力宣播五旬節真理，因為「主耶穌基督之愛人，無分國界，無分種界」，[84]「上帝欲其子民，合為一隊，同心協力，報告于此失亡之世界，使耶穌不久即來一語，全球皆知也。」[85]加上莫禮智夫人出生於美國，[86] 這可能使莫禮智對美國人尤有好感。[87]

---

[78] "Bro. T. J. McIntosh's Vision"，《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13期（1909年1月），頁4。

[79] A. G. Garr, "Testimony"，《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13期（1909年1月），頁4。

[80] 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4。

[81] Mok Lai Chi, "From a Baptized Chinese,"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 no. 38 (15 May 1909): 2.

[82] "New Advertisement"，《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3 期（1909 年 3 月），頁 4。

[83] Mok Lai Chi,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61 (1 May 1910): 2.

[84]〈同一牧〉，《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5 期（1909 年 5 月），頁 2。

[85]〈耶穌速來〉，《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5 期（1909 年 5 月），頁 2。

[86] Mok Lai Chi, "Mok Lai Chi," *The Upper Room* 1, no. 3 (August 1909): 5.

[87] J. H. King, "My Tour of the World,"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Advocate* 2, no. 1 (5 May 1927): 8.

四 改名：香港五旬節會

莫禮智致力尋求華洋合作，就會接觸更多五旬節傳教士，這使釐清該會信仰與身分的需要，與日俱增。1910 年 2 月，《五旬節真理報》宣布更改會名：

> 本會一向使用使徒信心會之名目，但覺此香港五旬節之名，更為合宜，故至今以後，本會命名香港五旬節會……今將本香港五旬節會全體所公認，所信奉，所恪守，所宣傳，之宗旨，之要點，揭示如表。[88]

區可茵指出此舉有意劃分該會與其他教會組織。[89] 本文推斷，起因有二。首先是開設學堂的爭執。葉先秦指出當時不少五旬宗教會、差傳機構都稱為「使徒信心會」，五旬節信仰傳至中國後也有若干團體使用此名稱，[90] 令此名稱容易造成混淆。1909 年 12 月 27 日，柯梨（Daniel Awrey）攜眷再次來港，也曾到訪廣州，但在次年 1 月 27 日離港，只留下家人。柯梨曾表示福音事工要依靠本地人，傳出他「此次之來，決在本港開設傳道師範學堂，以期培成後進」，結果沒有成事，莫禮智「非常失望」。反而，柯梨與狄克遜夫婦（Brother and Sister Dixon，音譯）在廣州設立了一所聖經學校。之後，莫禮智撰文「說出真相」，四次強調柯梨沒有在港開設學堂。[91] 1910 年 2 月，《五旬節真理報》有英文文章「警告」讀者，強調該會、灣仔福音堂、《五旬節真理報》和「傳教

---

[88] 〈香港五旬節會〉，《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2期（1910年2月），頁2。

[89] Au, "Elitism and Poverty," 72.

[90] 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2，注 12。

[91] Rose Pittman, "From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 no. 36 (15 April 1909): 2；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8 期（1909 年 10 月），頁 4；〈時雨春風〉，《五旬真理報》第 2 冊第 9 期（1909 年 11 月），頁 3；Lillian Garr, "Sister Garr's Lette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6 (15 February 1910): 1；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2 期（1910 年 2 月），頁 4；Daniel Awrey, "Hong Kong, China," *The Pentecost* 2, no. 4 (1 March 1910): 3；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4 期（1910 年 3-4 月），頁 4；Untitled Article, *Confidence* 3, no. 11 (November 1910): 252；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88-89。

士住所」（Missionary Home）是唯一的五旬節香港事工。[92] 更改會名，使海外讀者辨別真正的香港事工，避免混淆，以致能繼續籌建傳道訓練學堂。其次是神學爭論的湧現。莫禮智接受的五旬節信仰屬「聖潔五旬節派」（Holiness Pentecostalism），有別於「『完成工作』五旬節派」（"Finished Work" Pentecostalism）和「獨一神論五旬節派」（Oneness Pentecostalism）。[93] 安德森指出莫禮智寫於 1910 年 7 月 1 日的書信，反映靈魂毀滅論、無地獄論、「完成工作」等神學爭論令他感到不安，因為他支持「聖潔五旬節派」的立場。[94] 早期五旬節運動非常多元，神學主張五花八門，莫禮智遇上神學爭論，實屬無可避免。早在 1910 年 3 至 4 月，《五旬節真理報》有英文文章，引用約翰壹書的「因為有許多假先知已經來到世上」，接着要求傳教士取得介紹信，又建議教會領袖發出介紹信之前，仔細核查該傳教士的教理（teaching）。[95] 更改會名和公布信條，使本地華人釐清該會與其他教會組織的分別，避免混淆，以致能申明該會信奉的純正五旬節真理。

劃分該會與其他教會組織之後，1910 年 11 月，《五旬節真理報》又正式宣言該會是華人自立教會：

> 香港五旬節會，乃華人自立耶穌教會，不是外國教會分枝來我國者。惟天下各國真實新約信徒，常與我儕通信，相愛相親，彼此心交，互相扶助，祈禱傳道，志在使天下人人得聞耶穌之名，沾救主之恩。務期所辦諸事，榮耀歸於上帝為目的。[96]

---

[92]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2期（1910年2月），頁4。

[93] Connie Au, "'Now Ye Are Clean': Sanctification as a Formative Doctrin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 in Hong Kong," in *Australasian Pentecostal Studies* 15(2013) <https://aps-journal.com/index.php/APS/article/view/124/121>(assessed 17 February 2019); Iap Sian-chin（葉先秦）,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Earliest Chinese Pentecostal Periodicals: Popular Gospel Truth and the Pentecostal Tr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13 (2017): 93.

[94] Mok Lai Chi,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69 (1 September 1910): 4;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120.

[95]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4。

[96] 無標題文章，《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1。

此宣言很可能關乎莫禮智與麥堅道的衝突。1909 年 10 月 1 日，嘉活力夫婦再次抵港。11 月 3 日，他們在灣仔道 159 號開設了「傳教士住所」，期望成為「總部」以匯聚各傳教士和莫禮智的力量，但因該處空間狹小和莫氏家庭人多，莫禮智沒有遷入「傳教士住所」。[97] 1910 年 1 月 4 日，麥堅道夫婦也再次抵港。[98] 同月，嘉活力夫婦決定前往印度，麥堅道受邀主持「傳教士住所」，並入住該處。[99] 莫禮智領導的香港五旬節會與麥堅道領導的「傳教士住所」，關係非常玄妙，既是一個整體的事工，[100] 亦是兩個分別的事工。[101] 嘉莉蓮寫於 1910 年 9 月 29 日的書信，提及她將返回香港，因為香港有「衝突的大苦惱」（a "great agony of conflict"），[102] 很可能意指莫禮智與麥堅道的衝突。麥堅道早於 1910

---

[97] Untitled Articles，《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8期（1909年10月），頁4；Lillian Garr, "Fruit that Remains"，《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8期（1909年10月），頁4；〈捷報佳音〉，《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9期（1909年11月），頁3；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China: Good News from Brother Garr," *Confidence* 2, no. 11 (November 1909): 259；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9期（1909年11月），頁4；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9期（1909年11月），頁4；Lillian Garr, "Encouraging Letter From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2 (15 December 1909): 2；Mok Lai Chi, "From Hong Kong,"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4 (15 January 1910): 1。

[98] Annie McIntosh, "From Sister McIntosh," *The Upper Room* 1, no. 10 (May 1910): 6.

[99]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2 期（1910 年 2 月），頁 4；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Brother Garr, in Hongkong," *The Upper Room* 1, no. 7 (February 1910): 6；T. J. McIntosh, "Brother and Sister McIntosh," *The Upper Room* 1, no. 9 (April 1910): 6；Annie McIntosh, "From Sister McIntosh," *The Upper Room* 1, no. 10 (May 1910): 6；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Steve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109。

[100]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A. G. Gar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1 (1 December 1909): 2；"China," *The Upper Room* 1, no. 6 (January 1910): 4；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2 期（1910 年 2 月），頁 4。

[101]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9 期（1909 年 11 月），頁 4；T. J. McIntosh, "From Hong Kong," *The Upper Room* 1, no. 12. (July 1910): 5。

[102]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 *The Upper Room* 2, no. 3 (November 1910): 7.

年 2 月已提及他的目標在於華南；[103] 8 月，麥堅道已經搬遷到九龍。[104] 他寫於 1910 年 10 月 7 日的書信，明言香港租金高昂，不宜集中力量於香港，他計劃到廣州附近的西南（Sai Nam）[105] 建立五旬節傳道總部，並已在當地租下樓房。[106] 麥堅道領導的傳教士，三名女傳教士已掌握華語宣講的能力，[107] 已經不需要翻譯員，可以離港發展事工。莫禮智期望「傳教士住所」能集合傳教士力量，支援香港五節會的發展，但麥堅道打算率領傳教士離開香港，另建總部。活丹尼（Daniel Woods，音譯）認為莫禮智與麥堅道的張力，源於莫禮智嘗試游說、拉攏其他傳教士留在香港。[108] 1910 年 10 月 18 日，金約瑟（Joseph H. King）抵港，[109] 他寫於 11 月 22 日的書信，提及「事工大受傷害，因為五旬節信徒曾經分開（divisions）」，[110] 很可能意指莫禮智與麥堅道的衝突。1910 年 11 月，《五旬節真理報》指麥堅道為母會在西南開設「北卡羅來納州『五旬節聖潔會』」。[111] 換言之，自立宣言很可能旨在宣布，香港五旬節會是華人自立的教會，有別於麥堅道的「五旬節聖潔會」。

雖然如此，自立宣言仍強調該會與天下真實信徒，合一作工。莫禮智仍然希望華洋合作，重要例子有二。其一，1909 年 12 月，田安娜

---

[103] McIntosh, "Brother and Sister McIntosh," 6.

[104] Joseph H. King, *Yet Speaketh: Memoirs of the Late Bishop Joseph H. King* (Franklin Springs, G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1949), 163-64;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Tong G. Moon, *From Plowboy to Pentecostal Bishop: The Life of J. H. King* (Lexington: Emeth Press, 2017), 183.

[105] 佛山三水縣的西南鎮。葉先秦：〈五旬節入華初期史略〉，頁 22。

[106] T. J. McIntosh, "Bro. McIntosh Appeal for South China," *The Upper Room* 2, no. 3 (November 1910): 8;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107] T. J. McIntosh and Annie McIntosh, "From Brother and Sister McIntosh,"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75 (1 December 1910): 3.

[108]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109]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4。

[110] J. H. King, "From Brother J. H. King,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78 (15 January 1911): 2.

[111]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期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4。

（Anna Maria Deane）抵達香港，[112] 成為「傳教士住所」的「女舍監」（matron）。[113] 1910 年 3 月尾，莫禮智遷到中環堅道 69 號，他解釋因為田安娜來了，該處空間較大，可以發展事工。[114] 4 月 18 日，莫禮智與田安娜合作，開設「婦孺英文書塾」（Pentecostal English School），田安娜是首席教師（head teacher），莫禮智是書塾總理（superintending）。[115] 梅斐德（Alex R. Mayfield，音譯）指出田安娜不願負責「傳教士住所」的伙食工作，她情願從事教育工作。[116] 莫禮智與麥堅道之間，田安娜選擇了莫禮智。她曾是校長，[117] 擔任教師工作二十一年，[118] 若歸於麥堅道旗下，她受制於性別定型，負責伙食家務，但歸於莫禮智旗下，她反而能發揮所長，負責英文教學。其二，金約瑟抵達香港後，10 月 25 日，莫禮智舉辦「大聚集十天」，金約瑟主講五旬節真理，莫禮智為翻譯員，出席者包括華人與傳教士，聚會甚至紓緩五旬節信徒的衝突，之後金約

---

[112] Sister Daniels, "Word from Sister Anna Deane,"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5 (1 February 1910): 3; Lillian Garr, "Sister Garr's Lette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6 (15 February 1910): 1.

[113] Anna M. Deane,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59 (1 April 1910): 4; Alex R. Mayfield, "'Time Would Fail to Tell of Heroic Sister Deane': Hong Kong's Anna M. Deane and the Progressive Pentecostal Myth," 47th Annual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 53rd Annual Wesleyan Theological Society Conference (Pentecostal Theological Seminary, Cleveland, Tennessee, 8-10 March 2018), 10.

[114] 〈本會遷移廣告〉，《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1；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4；Mok Lai Chi, "From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3, no. 63 (1 June 1910): 1.

[115] 無標題文章，《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1；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4；Au, "Elitism and Poverty", 79。

[116] Alex R. Mayfield, "'Time Would Fail to Tell of Heroic Sister Deane'," 10.

[117] A. G. Garr, "Divine Wisdom Given the Faithful Missionary,"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6, no. 10 (July 1914): 18; Alex R. Mayfield, "'Time Would Fail to Tell of Heroic Sister Deane'," 7.

[118] 無標題文章，《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3 ～ 4 期（1910 年 3-4 月），頁 1。

瑟又主持聖經研習班。[119] 12 月，金約瑟前往西南，協助麥堅道的事工，但 1 個月就返回香港，1 月 7 日更離開中國。[120] 金約瑟寫於 1927 年的文章，讚賞莫禮智，又指他受了侮辱；批評一些傳教士「愚蠢而頑固」（brainless bullheadism），總是破壞事工。[121] 門東尼（Tong G. Moon，音譯）認為金約瑟經歷了領導權鬥爭，「破壞者」似乎指向麥堅道；當時，金約瑟身為火洗聖潔會（Fire-Baptized Holiness Church）的總監督，不可能接受麥堅道專權的「命令」。[122] 同樣是美國人，金約瑟與麥堅道不見得合作愉快，金約瑟反而欣賞華人莫禮智。

麥堅道離開香港，嘉活力與莫禮智決定攜手合作，重開「傳教士住所」，但矛盾也伴隨而來。嘉莉蓮寫於 1910 年 9 月 29 日的書信，原指她將會返回香港，而嘉活力則會前往埃及，但 1910 年 11 月 11 日，嘉活力夫婦最終一同從印度返抵香港。[123] 1910 年 11 月，《五旬節真理報》刊登兩封嘉活力的公開信。第一封信中，嘉活力陳述麥堅道關閉「傳教士住所」的經過，指出香港只餘香港五旬節會和灣仔福音堂，強調香港是華南的「門戶」（"Gate Way"），需要「傳教士住所」。[124] 第二封信中，嘉活力宣布尋得堅道 67 號的寬敞樓房，莫禮智家庭、傳教士、婦孺英文書塾和崇拜都有足夠地方，但租金非常昂貴，嘉活力和莫禮智各負

---

[119] 〈宗主聖徒廖愛翹來稿〉，《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10期（1910年11月），頁1；〈基督女徒陳汀蘭証書〉，《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10期（1910年11月），頁1；〈宗主姊妹陳少徽證言〉，《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10期（1910年11月），頁2；J. H. King, "From Brother J. H. King,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78 (15 January 1911): 2；J. H. King, "My Tour of the World,"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Advocate* 2, no. 1 (5 May 1927): 8; Moon, *From Plowboy to Pentecostal Bishop*, 181。

[120] Moon, *From Plowboy to Pentecostal Bishop*, 181-85.

[121] J. H. King, "My Tour of the World,"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Advocate* 2, no. 1 (5 May 1927): 1, 8.

[122] Moon, *From Plowboy to Pentecostal Bishop*, 182-84.

[123]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 *The Upper Room* 2, no. 3 (November 1910): 7；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4。

[124]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Letter to the Saints of God Everywhere (with P. S.)"，《五旬節真理報》第 3 冊第 10 期（1910 年 11 月），頁 4。

責一半，呼籲讀者支持他們的事工。[125] 換言之，香港五旬節會與「傳教士住所」位於同一樓房，莫禮智與嘉活力希望聯合華洋力量。莫禮智寫於 1910 年 12 月 2 日的書信，提及嘉活力的公開信，認為此信述說上帝開路，以致他們尋得寬敞樓房。[126] 然而，自此以後，嘉活力夫婦的書信再沒有提及莫禮智，莫禮智的書信和《五旬節真理報》也沒有提及嘉活力夫婦，顯得異於往昔。區可茵留意到莫禮智沒有再提及「傳教士住所」，但她明言不清楚發生了何事。[127] 其實，1911 年 8 月的《五旬節真理報》，可見端倪：

> 香港五旬節會，乃本港耶穌教華人自立傳道會，準七月中旬（本文註：公曆 9 月 4 日）遷往西營盤正街頂般含路一號屋。此佈。本會謹白 [128]

英文版面也有相關通告，而且提及「小羣」（"little flock"）聚會與報紙事工都會搬遷至此。[129] 教會自立與教會搬遷同時出現，反映兩者有着關連。可見，香港五旬節會搬遷，涉及華洋關係，莫禮智與嘉活力分道揚鑣。

1911 年 4 月，《晚雨福音報》（*The Latter Rain Evangel*）刊登嘉莉蓮的書信，提及「禾場有激烈衝突」。[130] 9 月，《新郎差使報》刊登她寫於 7 月 27 日的書信，更說：「這裏衝突多時——血氣做事的死亡時期。

---

[125] A. G. Garr, "Letter to the Saints of God Everywhere (Later)"，《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10期（1910年11月），頁4；Anna Maria Deane, "From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91 (1 August 1911): 4；Alex R. Mayfield, "'Time Would Fail to Tell of Heroic Sister Deane'," 11。

[126] Mok Lai Chi, "Letter from Our Chinese Co-Workers,"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79 (1 February 1911): 2.

[127] 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88.

[128] 無標題文章，《五旬節真理報》第 33 期（1911 年 8 月），頁 1。

[129] "Change of Address"，《五旬節真理報》第 33 期（1911 年 8 月），頁 4。

[130] Lillian Garr, "Hearts Burdened for China,"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3, no. 7 (April 1911): 8.

我不明白此轉變，太令人心碎。」[131] 雖然嘉莉蓮沒有明言衝突有關於莫禮智，但是她同樣完全沒有提及莫禮智。換言之，嘉活力與莫禮智的合作關係，很可能已經有所轉變。禾威廉（William A. Ward，音譯）記述嘉活力夫婦離開香港的原因：

> 1911 年 12 月 29 日，嘉活力夫婦返回美國。1911 年他們離開，因為政治革命使清朝倒台、民國建立，華人有可怕的排外情緒。社會氛圍疾呼「中國人的中國」。外國人管理的事工就遭到憤恨。[132]

根據《晚雨福音報》在 1912 年 2 月刊登的嘉莉蓮來信，嘉活力夫婦結束「傳教士住所」，並離開香港，的確有關辛亥革命，因為革命後大批滿洲人湧到香港，五旬節傳教士難以負擔急升的租金。[133] 至於「排外情緒」和「外國人管理的事工就遭到憤恨」，似乎指向 9 月搬走的莫禮智，因為「傳教士住所」是嘉活力當時在港主要事工，莫禮智遷離「傳教士住所」，具體呈現華人憤恨外國人的管理。據此推斷，莫禮智不甘遭受西人制肘，毅然搬走，嘉活力因而需要獨力承擔昂貴租金，恰巧辛亥革命爆發後，租金急升，「傳教士住所」無以為繼。

湯普森認為嘉活力再次來港，他與莫禮智之間有明顯張力，因為莫禮智已領導教會兩年之久。[134] 不過，湯普森忽略了嘉活力的重大轉變。根據金約瑟的書信，嘉活力計劃以香港為「他們永久住所」（their permanent home），又嘗試開設「機構」（an institution）以接待和訓練傳教士。[135] 換言之，這時的嘉活力已非昔日的嘉活力：昔日，他是巡迴佈道的復興講員；這時，他是傳教總部的機構總管。這種身分轉變使

---

[131]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94 (15 September 1911): 4.

[132] Ward, *The Trailblazer*, 21.

[133] Lillian Garr, "Missionary Admonitions,"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4, no. 5 (February 1912): 24.

[134] Thompson, *20th Century Apostle*, 108-109, 136.

[135] J. H. King, "From Brother J. H. King,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78 (15 January 1911): 2.

莫禮智難以與他合作。首先是機構定位。1910 年 11 月的公開信，嘉活力夫婦指「香港需要『傳教士訓練住所』，以致領受聖靈施洗的年輕華人能學習聖經，掌握聖道的純正教義。」[136] 莫禮智正是期待傳教士協助香港五旬節會的發展。然而，嘉活力夫婦之後的書信，強調「傳教士住所」的合一精神，期望傳教士可以在此學習語言、稍事安頓、等候上主。[137] 這變相要求香港五旬節會協助傳教士的發展，莫禮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機構定位。其次是機構架構。隨着傳教士人數上升，莫禮智變成西人羣體的少數華人，他難以成為傳教士機構的領導者。丹法蘭（Frank Denney，音譯）等人寫於 1911 年 1 月 13 日的書信，報告此機構「選舉」主日學職員，主日學學員包括華人西人，丹法蘭是「總理」（superintendent），丹法蘭夫人是「英文聖經班教師」，莫禮智是「華人信徒班教師」。[138] 莫禮智支付「傳教士住所」一半租金，只是「選舉」主日學職員，莫禮智已經不敵 1 月才抵港的丹法蘭。[139] 況且，在港西人也是「傳教士住所」的事工對象，[140] 西人羣體猶如「西人部」，香港五旬節會變相成為「華人部」，莫禮智也變相由教會領導變成部門主管，是明顯的「降級」。

---

[136]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Letter to the Saints of God Everywhere (with P. S.)"，《五旬節真理報》第3冊第10期（1910年11月），頁4。

[137] A. G. Garr and Lillian, "Message from Brother and Sister Garr," *Confidence* 4, no. 2 (February 1911): 43; Lillian Garr, "From Sister Garr,"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94 (15 September 1911): 4; Lillian Garr, "Missionary Admonitions,"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4, no. 5 (February 1912): 23.

[138] Frank Denney, Clara Denney, Blanche Appleby, "Later from Our Missionaries,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81 (1 March 1911): 1.

[139] Frank Denney, Clara Denney, Blanche Appleby, "Have Reached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81 (1 March 1911): 1.

[140] A. G. Garr and Lillian Garr, "Good News from Brother Garr," *Confidence* 2, no. 11 (November 1909): 260; Frank Denney, Clara Denney, Blanche Appleby, "Later from Our Missionaries, Hong Ko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81 (1 March 1911): 1.

本文推斷，1911 年初，莫禮智與嘉活力之間已有張力，及至 7 月，狄克遜來到香港，觸發莫禮智與嘉活力等傳教士之間的衝突。如前所述，莫禮智與柯梨曾有衝突；觀乎 1911 年 8 月的《五旬節真理報》，有題為〈公開懺悔〉（"An Open Confession"）的英文告示，指上年 11 月曾寄出警告文章，有關柯梨及狄克遜在華南的聖經學校（Messrs Awrey and Dixon's Bible School in South China），告示承認此舉不是出於聖靈，也傷害了一些人。[141] 〈公開懺悔〉反映莫禮智與柯梨等人的矛盾，應是非常尖銳。根據丹法蘭寫於 1911 年 7 月 25 日的書信，他與狄克遜曾經一起前往華北，並於 7 月 22 日一同返港。[142] 他們兩人應是居於「傳教士住所」。莫禮智曾公開批評狄克遜的事工，兩人自然難以共處，而嘉活力應是堅持接待所有五旬節傳教士。此事曝露了莫禮智與嘉活力對「傳教士住所」的期望不一，兩人難以繼續合作。莫禮智原是美華自理會的執事，曾參與該會購地建堂，不單有華人自立經驗，亦都有華洋衝突經驗，而面對這次衝突，他既不願受制於西人，也不願華洋衝突公諸於世；所以他選擇搬遷教會，又不明言箇中衝突。本文也提出，香港五旬節會與「傳教士住所」聯合運作的合作模式，實在難以長久。1909 年，莫禮智的個人見證中，批評舊時教會的領袖，他希望為主多做事情，卻遭受阻撓；他恥為（was disgusted）受薪傳道（salaried preacher）和渴望自立（independent），很可能源於教會服事期間的束縛經驗。[143] 1907 年尾到 1911 年初，莫禮智領導香港五旬節會已有三年之久，獨立自主的意識應是非常強烈，他不可能放棄華人自立，而反過來接受「傳教士住所」的事工策略、人事安排、機構架構。簡而言之，莫禮智搬遷教會方能免受宰制、實踐自立。

---

[141] "An Open Confession"，《五旬節真理報》第33期（1911年8月），頁4；Au, "From Collaborations with Missionaries to Independence," 89。

[142] Frank Denney, "Visiting the Missionaries of North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4, no. 94 (15 September 1911): 4.

[143] Mok Lai Chi, "A Testimony"，《五旬節真理報》第2冊第9期（1909年11月），頁4。

五 強調：華人自立

搬離「傳教士住所」後，莫禮智經歷兩年的艱苦時期。1913 年，香港五旬節會已搬遷到必列士街 2 號。莫禮智重開書塾，以致能供養家人和本地同工。教會有聖經研習班、主日學、主日崇拜、《五旬節真理報》等事工，他特別提及主日學教師十人，全是華人。[144] 1914 年 1 月，《五旬節真理報》宣言：

> 啟者香港五旬節會，乃本港耶穌教華人自立傳道會，不是外國教會分枝來我國者，亦非西人創立。所有司事人等，俱當義務，盡皆我漢人。特此佈聞。
>
> 廣東新安莫禮智謹白 [145]

比較此次宣言和 1910 年 11 月的宣言，此次不再包含普世觀念，單單強調華人自立，而且直言創立人、司事人都是華人；也標明籍貫「廣東新安」和人名「莫禮智」，有意突顯華人身分。莫禮智公布此宣言，可能有關田安娜的事工。嘉活力離港後，田安娜自設學校，繼續事工；1912 年 9 月，她已在筲箕灣成立「美國五旬節會」（American Pentecostal Mission）。[146]「香港五旬節會」與「美國五旬節會」，名稱予人相似的觀感。加上莫禮智與田安娜曾經合作，在堅道 69 號、67 號開設書塾，兩處距離現址必列士街 2 號，不是太遠。莫禮智可能希望更加強調華人自立，以茲識別。此外，他也可能希望澄清誤解，因為「莫禮智」曾在《新教傳教士名錄》（*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

[144] Mok Lai Chi, "From Mok Lai Chi," *Word and Witness* 9, no. 11 (20 November 1913): 4；〈本報廣告〉，《五旬節真理報》第36期（1914年1月），頁1。

[145] 莫禮智：無標題文章，《五旬節真理報》第 36 期（1914 年 1 月），頁 1。

[146] Clara Denney, "On Leaving China,"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5, no. 104 (15 February 1912): 1；Anna M. Deane, "Answered Prayer for a Native Evangelist,"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6, no. 124 (1 January 1913): 1；Alex R. Mayfield, ""Time Would Fail to Tell of Heroic Sister Deane'," 13-14；法蘭克鄧士道：《從一本到萬族》，頁 47。

Japan and Corea）出現，[147] 時人可能誤解「莫禮智」為西人傳教士。莫禮智可能希望更加突顯自己是華人，以及該會是華人教會。1926 年 12 月 3 日，莫禮智逝世。[148] 1927 年 4 月 1 日，《神召會月刊》的「召會自養號」，刊登〈莫禮智先生行述〉一文，指「莫禮智先生者，香港華人五旬節會之開山祖也」，他「與宋鼎文先生等，開設華人五旬節會於港地，自任傳道之職」，「先生膺牧職廿年，薪金未嘗賴人供給，蓋夙以受薪傳道，為可恥之事。」[149] 之後，莫禮智的兒子莫介光致函該月刊，強調莫禮智在 1907 年「獨創設五旬節會於香港，而并無與他人合辦。」[150] 獨創合創，暫且不論，最少可以肯定該會華人創立、華人自立的形象非常清晰，其他五旬節派信徒甚至讚揚莫禮智及該會為自立模範。

雖然莫禮智強調香港五旬節會是華人自立教會，但是他並不排外，而且仍有華洋交往。1914 年 1 月，《五旬節真理報》刊登長文〈報爾嘉音〉，標明「美國教士巴士來稿」。[151] 這人很可能就是巴大衛（David A. Barth，音譯）；他在 1912 年 4 月 20 日抵港，之後協助過莫禮智。[152] 1915 年 3 月，《五旬節真理報》刊登羅依薇來信，此信寄自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法爾孔（Falcon, N. C.）。[153] 約 1915 年，羅依薇出版《華南五

---

[147] 寫為「Moh Lai Chi」，而非「Mok Lai Chi」。*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pan and Corea for the Year 1910* (Hong Kong: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12；*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pan and Corea for the Year 1911* (Hong Kong: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1), 12。

[148] "Mr. Mok Lai-chi,"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Hong Kong) (18 December 1926), 7; "Mr. Mok Lai-chi,"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18 December 1926): 6.

[149] 甘思永：〈莫禮智先生行述〉，《神召會月刊》第 2 卷第 1 號（1927 年 4 月 1 日），扉頁。

[150] 莫介光：〈來函照登〉，《神召會月刊》第 2 卷第 2 號（1927 年 5 月 1 日），頁 41。

[151] 巴士：〈報爾嘉音〉，《五旬節真理報》第 36 期（1914 年 1 月），頁 5。

[152]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4 期（1912 年 4 月），頁 4；David A. Barth, "From David A. Barth, China," *Word and Witness* 9, no. 10 (20 October 1913): 2；陳明麗：〈香港五旬節會的建立與初期發展〉，頁 241。

[153] Sister Law, "Letter from Sister Law"，《五旬節真理報》第 38 期（1915 年 3 月），頁 4。

旬節傳道事工》，書中提及《五旬節真理報》，也呼籲捐款給莫禮智。[154] 1916 年 1 月 1 日，《新郎差使報》節錄刊登莫禮智來信，[155] 反映莫禮智當時仍有聯絡海外五旬節報刊。1926 年 12 月 3 日，莫禮智逝世，他兒子（William K. S. Mok）通知《新郎差使報》，1927 年 7 月，該報刊登此消息。[156] 除此之外，莫禮智仍希望收到海外信徒的捐助。1914 年 11 月，《五旬真理報》說：「上一期出版後，過去 9 個月，只有 8 名讀者寄款給我們。」[157] 1915 年 3 月，又說：「關於寄款到禾場，有人感到不安，以致我們捐失了他們的捐款。我們欣然宣布，郵遞到香港、華南，甚為穩定，寄款給我們或其他禾場並無危險。」[158] 海外報刊也有一些捐款給莫禮智的紀錄。1914 年，《新郎差使報》有三筆捐款給予莫禮智。[159]1918 年，《信賴報》（*Trust*）有三筆捐款給予莫禮智。[160]

香港五旬節會創始的時候，雖然創立人莫禮智已有自立精神，但是他認為教會自立與華洋合作可以並行不悖。他認為「盖天下芸芸無數之信徒，皆屬一羣，歸於一牧，共一草場」，[161] 所以華洋信徒應當合作，同作聖工。西方五旬節傳教士千里迢迢來華，協助香港五旬節會的發展，

---

[154] E. May Law, *Pentecostal Mission Work in South China: An Appeal for Missions* (Falcon, NC: The Falcon Publishing Co., 1915?), 3.

[155] Mok Lai Chi, "Brother Mok Lai Chi, of Hong Kong, on November 9, writes,"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9, no. 178 (1 January 1916): 3.

[156] William K. S. Mok, "With Christ,"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0, no. 264 (May-July 1927): 1.

[157]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7 期（1914 年 11 月），頁 4。

[158] Untitled Article，《五旬節真理報》第 38 期（1915 年 3 月），頁 4。

[159] "Missionary Report for Month Ending, December 31, 1913,"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7, no. 147 (1 January 1914): 2; "Missionary Report for Month Ending, March 31, 1914,"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7, no. 153 (1 April 1914): 2; "Missionary Report for Month Ending, May 31, 1914,"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7, no. 156 (1 June 1914): 2.

[160] "Missionary Report," *Trust* 17, no. 2 (April 1918): 8; "Missionary Report," *Trust* 17, no. 4-5 (June-July 1918): 12; "Missionary Report," *Trust* 17, no. 9 (November 1918): 9;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122.

[161] 〈同一牧〉，《五旬節真理報》第 2 冊第 5 期（1909 年 5 月），頁 3。

只要沒有抵觸華人自立的理念，莫禮智無任歡迎；若果華洋合作破壞該會華人自立，他才會毅然中止合作、劃清界線。換言之，莫禮智的教會自立觀念，並不局限於民族國籍，而是涉及各種現實考量，包括傳教策略、神學理念、財政資源、人事安排、組織架構等。

1914 年以後，香港五旬節會雖然仍有華洋交往，但是顯得疏落。該會更強調華人自立，以及辛亥革命後民族主義情緒增強，當然都是相關成因。此外，五旬節運動的轉變，也是不可忽略的成因。早期五旬節傳教士，一方面缺乏組織支援，另方面較集中於三地：香港（華南）、正定（華北）與上海（華東）。[162] 不久，五旬節傳教運動有明顯變化。首先，來華五旬節傳教士不斷增加，傳教事工更為豐富，單是香港，嘉活力相關的香港事工，已衍生為三個系統：莫禮智領導的香港五旬節會、麥堅道在西南開拓的五旬節聖潔會，以及田安娜在香港筲箕灣成立的美國五旬節會。而且 1910 年以來，五旬節運動在華持續發展，包括北直隸、山西、甘肅、西藏、雲南、山東等地，[163] 香港的重要程度已經下降。其次，隨着傳教事業的拓展，教會的組織系統也更為完備。1911 年，北卡羅來納州五旬節聖潔會與火洗聖潔會合併，稱為「五旬節聖潔會」；1915 年，會幕五旬節會（Tabernacle Pentecostal Church）併入五旬節聖潔會；同年，五旬節聖潔會成立「總傳教委員會」（General Missions Board），旨在考核宣教人選與分配傳教經費。1914 年，「神召會總議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成立，並吸納很多美國傳教士，神召會因而成為在華最大五旬節傳教組織。[164] 由此可見，獨立自主、憑信傳教的五旬節傳教士數目已經減少，更多傳教士有差會派遣、穩定支援。差

[162]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129;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10, 116-30.

[163]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30-34.

[164]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36-37.

會機構有自身的規則、計劃、目標，也希望建立屬於差會的事工。海外五旬節運動迅速規模化、制度化；香港五旬節會不隸屬任何差會，自然難以爭取海外支持。

六 結論

參考裴士丹的觀點，1937 年之前，中國自立教會有兩大類別：1.「差會以內的教會」（Within Mission Churches），此類自立教會保持「差會關係」（mission-related），是「中外新教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2.「差會以外的本土組織」（The Extra-Mission Indigenous Sector），此類自立教會高度獨立自主，是「土生土長教會」。[165] 裴士丹稱香港五旬節會為「中外『使徒信心』團體」，[166] 似乎認為該會屬於「差會以內的教會」；但這觀點實在需要釐清。香港五旬節會不隸屬任何差會，誠如葉先秦所指，應歸類為「差會以外的本土組織」，即「土生土長教會」。[167] 釐清類別之後，再看裴士丹如何描述這類別：

> 這是多元的部分，包括有組織的教會集團、個別堂會，甚至個別基督徒同工。有些與差會共存，也與差會教會（mission churches）交往；其他則甚為分離，幾乎不接觸其他基督徒，無分中外。[168]

---

[165]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124-25；張化：〈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述評〉，頁66；張永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基督教會合一運動述評〉，《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4期（2010），頁127～133；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11。

[166] Bays,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54-55.

[167] 葉先秦：〈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頁 12。

[168]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125.

換言之，土生土長教會是多元的類別，各教會的組織模式、發展策略、對外態度等，並不一致。安德森認為本土五旬節派教會兩個大元素之一，就是「中國元素」，即民族情緒、強烈排外、遠離差會；[169] 但這觀點也是需要釐清。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等本土基督教確有強烈的排外理念，也可以說土生土長教會大多排外，但並非絕對。本文強調香港五旬節會是土生土長自立教會，創始的時候已是華人自立五旬節派教會，而且呈現複雜的華洋關係。該會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往往糾結於彼此合作與劃清界線之間，反映五旬節運動相關的自立教會，並非一定排外。草創的香港五旬節會，動搖了主流教會的既有秩序，不為香港主流教會接納，甚至遭到打壓，陷於孤立與財困。莫禮智一方面自強堅忍，另方面爭取海外支持，視為出路之一。然而，一旦華洋合作觸動該會自立理念，他又毅然劃清界線，強調該會是自立教會。

彼此合作與劃清界線之間，往往牽涉複雜多變的具體處境。不過，探討中國教會自立，「華洋相對」似乎是主要研究進路。有人認為中國教會自立是華人信徒反抗西方控制。[170] 有人提出中國教會自立是源於西方調整在華傳教策略。[171] 雖然觀點分歧，但是兩者同是「華洋相對」的進路，以民族議題為主要理解角度。香港五旬節會複雜的華洋關係，突顯「華洋相對」的進路局限，反映教會自立涉及種種教會發展爭議，民族議題的確重要，但絕非唯一議題。同樣是美國人，麥堅道與田安娜、麥堅道與金約瑟，不見得必然衷誠合作；同樣道理，完全華人自立的教會也可以爆發分裂。張賢勇指出「自」（self）是一種「意識」（sense），

---

[169]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137.

[170] 沈以藩、曹聖潔：〈中國基督教的自立運動〉，頁 59；曹聖潔：〈自立運動與本色化〉，羅冠宗主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實述評》（北京：宗教文化，2003），頁 178；張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歷史考察〉，頁 154。

[171] 吳義雄：〈自立與本色化——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基督教對華傳教戰略之轉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92 期（2004），頁 124、132；龍秀清：〈20 世紀在華傳教士的本色話語〉，《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2 期（2010），頁 19。

既可針對外國干涉，也可針對國內干涉。[172] 本文更進一步提出，「自立意識」亦可針對教內干涉。香港五旬節會的歷史，說明教會內部可以因着傳教策略、神學理念、財政資源、人事安排等議題而爆發衝突，最終演化為領導權力的鬥爭。莫禮智與嘉活力的關係，原先緊密合作，後來分道揚鑣，反映傳教士實踐「巡迴傳道」與「傳教機構」的重大差異，也反映「機構處事邏輯」本身就有干涉、操縱、宰制性質，促成「傳教機構」與「本土教會」之間的矛盾。本文提出，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中國教會」與「西方差會」之間，一方面是民族議題，即「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另方面是機構議題，即「教會」與「差會」的關係。

撮　要

香港五旬節會創立於 1907 年，是最早的華人五旬節派教會，也是土生土長自立教會。然而，研究中國五旬節運動的學者，沒有視之為華人自立五旬節派的重要個案；研究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學者，探討「本土基督教」或「屬靈派」的時候，則沒有視之為研究個案。本文以香港五旬節會為研究個案，聚焦於該會創立後首二十年，即莫禮智領導時期（1907-1926），探討該會複雜的華洋關係。本文指出： 1. 該會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往往糾結於彼此合作與劃清界限之間，反映五旬節運動相關的自立教會，並非一定排外。2. 該會複雜的華洋關係，反映「華洋相對」的進路局限，因為教會自立涉及種種教會發展爭議，民族議題的確重要，但絕非唯一議題。

[172] Richard X. Y. Zhang（張賢勇）,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Self'," *Jian Dao* 5 (1996)：200.

ABSTRACT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Pentecostal Church founded in 1907, is an independent indigenous church. However, both scholarly treatments in Chinese Pentecostalism and Chinese church independence do not treat this mission as a significant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no-Foreign relation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namely the period of Mok Lai Chi's leadership (1907-1926).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1) It is improper to regard all Chinese indigenous independent churches with Pentecostal influence as anti-foreign because the Sino-Foreign relation of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was complicated –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were co-existent. 2) This case reveals the limitation of the 'Sino-Foreign' perspective within the studies in Chinese church independence since the national issue was not the sole consideratio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